

近代文學

小説の發展

と批評

の歴史

上巻

文庫

新潮社



奇 零 集



題 辭

凡沒有在寒灰集，鷄肋集，過去集裏收集起的文字，都收在這集裏了。最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劇變，這劇變的徑路，或者可以在這一本小集子裏窺見一點端倪。

這集裏所收的，都是些不成整篇的小文章，外國人稱這一種東西作 Odds And Ends，中國人也有“鷄零狗碎”的一個成語。若把鷄零狗碎的四字拿來作書名，未免太長了一點，所以只取了前面的兩個字。然“鷄零”似乎又有點講不通，

所以把“鷄”字改作了“奇”字。

這集裏的東西，大抵是已在洪水，民衆，創造日，晨報增刊，小說月報上所發表過的，現在集將起來，前後編制了一遍，倒似乎也有一點系統。其中有一篇德國小說，名“馬爾戴和她的鐘，”却是這一次新譯的。

社會的情形大變了，以後恐怕再也不能做這些空淡的文字了，我想把過去幾年間的懶惰的形體，在此顯現一下，以後就想去作實際工作去。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匿於上海

1928 3 1 初版

1929 2 1 三版

6001—8000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1929 10 1 四版

1933 3 1 六版



每冊實價七角

立秋之夜132—134

藝術家的午睡135—136

牢騷四種137—144

駭骨迷戀者的獨語145—149

送仿吾的行151—155

斷片二

蘇州煙雨記158—175

人妖177—187

考試前後189—215

譯文五題

一女侍218—235

馬爾戴及她的鐘237—248

春天的離別249—250

愛的開脫251—258

初次的播種259—273

誰是我們的同伴者

革命,革命,我們中國十六年來,革命已經革夠了。然而總賬一結,我們因革命而得到的是什麼?

第一,先講我們的命。羅馬的奴隸,雖則沒有自由權,然而同鷄犬那麼的遭虐殺的事情是沒有的。俄國的農奴,雖然是可以由主人自由買賣的財產,然而至少主人對於這自己的財產,總有一點愛惜之情,把這個活財產拿來腰斬,勒死,打靶的事情,想來總也是沒有的。但是共和國民的

中國人，却是如何？孫傳芳底下的大刀隊的殺人如草，現在可以不必譚起，近幾月來的以共產兩字而被殺的冤鬼，如數數看，還數得清麼？我們的命在那裏？我們的革命的結果在那裏？

第二，來講自由。堂堂的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他們的出版物裏頭，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研究經濟學說，批評蘇俄政體的書，一天不知要出幾千百冊，而共和國的中國如何？一本馬克斯的傳記，還不敢公然發賣的中華民國，究竟是什麼政體？在我們中國，文學團體，也可以以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罪名來解散，討論學術的會議，也可以以祕密結社的名義來拘人。日本出兵山東，他們的無產政黨，天天在公開講演，攻擊政府。英國出兵上海，他們的工黨領袖，報紙上每日在作反對的宣傳。我們中華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又在那裏？

第三，講租稅。自從辛亥年革命以來，我們人民的負擔，有過輕減的例子沒有？最近的苛捐的驟設，得過了我們人民的同意沒有？

第四，論孫先生說的考試權，就是中國人一般所說的做官，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參政的權利。試問我們背犁頭握鐮刀的老百姓，手裏沒有兵權，朝裏沒有親戚的知識階級，要想去做一點政治工作，要想去爲民衆服務，要想去憑良心握一點政權，這事情辦得到辦不到？

凡此種種，說下去有千千萬萬好說，平心而論，比較起來，我們現在所有的現狀，比起兩三年前怎樣？

革命革命，革到如今，除我們老百姓死於刀鎗彈丸者不計外，即以現在還活在這裏的民衆來講，他們的倒懸狀態，究竟減輕了一點沒有？

這些失敗，這些革命的反成功，他的原因究竟是在那裏的呢，是在我們認不清同伴者。我們都被些同伴者所賣了。

我們大家都承認革命是非用武力不可的，所以我們到如今就不厭含辛茹苦竭我們的脂膏，來養成軍隊。然而養蛇者被蛇咬，養癰者患癰死，到了革命的軍隊養成，現在就一變而爲壓迫

民衆的軍隊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軍隊不是我們民衆的同伴者，我們要革命，還須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大家都承認，革命的羣衆，是要指導者引導的，所以我們到如今就唯命是聽的服從那些當局者。然而到了大權在握，他們就戀戀於利祿，漠漠對民生，從前的爲民衆爭自由，謀解放的人，一旦假面揭破，投機成功之後，現在就只以做官爲事，反過來要反對自由，反對解放了。在這裏，我們更可以知道，將政權聚集在一處，使少數投機者去行寡頭政治，是不行的。我們要將政權奪回，使他屬於大多數者纔可以。那些比舊官僚更惡毒的流氓新政客是賣民衆，賣朋友的惡黨，他們當然不是我們的同伴者，我們若要革命，不得不先打倒這一個新官僚階級。

我們還有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在背後，所以我們沒有鎗械，沒有金錢。我們所有的唯一武器，就是多數。而這我們的多數中的多數，却是農民。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所以在中

國各埠的資本主義式的工廠裏作工的工人，只夠作打倒外來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之用，而中國的新舊軍閥和附屬在這些軍閥的尾巴上的那些新舊官僚政客及投機師之類，則非要農民起來打倒他們不可。孫總理的提倡農工政策，把農字放在頭上，我以為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國也以農立國，是誰也在那裏說的，中國的農民，是組成中國社會的重心的階級，是誰也承認的，而到現在為止的各期革命運動中，農民却從來還沒有作過中樞，我以為這就是我們革命失敗的一個大原因。

當然農工是要聯合在一起的，在中國的外來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的新舊軍閥和新舊政客官僚是打不倒的。但依“我們的唯一武器是在多數”而說，那麼我覺得我們對於這一個武器也未免太不注意了。

然而時機早已成熟，湖南的農民，已經把他們的鋒鏑露過了，船到橋門自會直，我相信閩廣的這些多數階級，也一定會相繼的起來。不過我

們現在正當革命喫緊的時候，想使這多數階級，自然的起來，未免有點望孫子來報忤逆兒子的仇的樣子。我們應該知道工人的組織，因為各工廠都帶有外國帝國主義的色彩，所以完成是很容易的。唯有中國的農民，因為國情不同，和受壓迫受了太久的原因，要他們自動的組織，却是很難。但是恩格兒斯在一八九四年所講的話，我們現在也可以引用，人口中的龐大的大眾（農民）之對於政治的不關心，是使政治社會墮落的最大原因，可是，可是這並不是不可救藥，不能征服的事情。我們要革命，要引他們為我們的同伴，只看我們的宣傳，只看我們的努力如何的。我們中國的小農，豈不是也日日在被大農侵蝕麼？我們中國的農場傭工，豈不是比俄國的農奴，狀態更壞麼？我們只教能夠喚起他們的不平之心，告訴他們以組織之方，幫助他們去向大地主大農那裏去奪回他們的剩餘勞動價值就對了。若那些大農大地主能夠及早覺悟，能夠看穿他們的被軍閥政客的再掠奪，能夠和小農傭農連合在一

起，共同奮鬥，那中國的農民運動，豈不就成功了麼？

革命本來是荊棘叢生的一條道路，在這條路上的行旅者，多一個忠實的伴侶就膽大一點，那些欺騙我們的新舊軍閥，欺騙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我們已經把他們看穿了，我們應該早一點到農民中間去工作，應該早一點去煅鍊我們的多數者的武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



鄉村裏的階級

封建時代的社會基礎階級，爲農民階級。現在各國的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基礎階級，雖有由農民階級而轉移向工廠勞働者階級去的趨勢，然而實際上，占社會人的大多數者，仍舊是農民，像中國這樣的封建勢力不曾除去，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到相當程度的國家，當有產者和無產者爭鬭的時候，成敗的決勝點，在於多數農民的依附與否。

然而農民的一個階級裏，裏頭更包有種種

經濟地位不同的階級在那裏。他們因為利害的相反，當革命起來的時候，每有背道而馳的現象。所以我們想鼓動農村革命，第一先要認清農村裏的各種階級，而施以與各階級相應的宣傳。

第一，農民中間，最悲慘的，當然是農村裏的無產勞働者。他們食無定時，居無定所，全視雇傭者的有無，為他們能維持生活與否的標準。這一個階級，其利害生死，完全與都市無產勞働者一致，當然是無產階級聯合戰線上的戰鬪員。他們的中間，只教有人去組織，可以和都會的無產勞働者，在同一指導之下，依同一的方向，殺往前去的。關於獲得這一個階級，另外沒有特別的難處。

第二，是沒有田地，而有相當的小資本，可以在農村裏自立的小農。這一個階級對地主的敵愾心，因為利害的衝突，無形中釀得很濃厚。所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於他們是有擁護的必要的。真正農工革命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定是可以投降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的側面軍。可是有一點，